明史/卷27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列傳第一百六十一 左良玉 高傑 祖寬 ◄

明史
卷二百七十四
列傳第一百六十二　史可法 高弘圖 姜曰廣

► 列傳第一百六十三 張慎言 徐石麒 解學龍 高倬 左懋第 祁彪佳

【列傳第一百六十二史可法〈（任民育等・何剛等）〉・高弘圖・姜曰廣〈（周鑣・雷縯祚）〉】

史可法

史可法，字憲之，大興籍，祥符人。世錦衣百戶。祖應元舉於鄉，官黃平知州，有惠政。語其子從質曰：「我家必昌。」從質妻尹氏有身，夢文天祥入其舍，生可法。以孝聞。舉崇禎元年進士，授西安府推官，稍遷戶部主事，歷員外郎、郎中。

八年，遷右參議，分守池州、太平。其秋，總理侍郎盧象升大舉討賊。改可法副使，分巡安慶、池州，監江北諸軍。黃梅賊掠宿松、潛山、太湖，將犯安慶，可法追擊之潛山天堂寨。明年，祖寬破賊滁州，賊走河南。十二月，賊馬守應合羅汝才、李萬慶自鄖陽東下。可法馳駐太湖，扼其沖。十年正月，賊從間道突安慶石牌，尋移桐城。參將潘可大擊走賊，賊復為廬、風軍所扼，回桐城，掠四境。知縣陳爾銘嬰城守，可法與可大剿捕。賊走廬江，犯潛山，可法與左良玉敗之楓香驛，賊乃竄潛山、太湖山中。三月，可大及副將程龍敗歿於宿松。賊分其黨搖天動別為一營，而合八營二十餘萬眾，分屯桐城之練潭、石井、陶沖。總兵官牟文綬、劉良佐擊敗之掛車河。

當是時，陝寇聚漳、寧，分犯岷、洮、秦、楚、應、皖，群盜遍野。總理盧象升既

改督宣、大，代以王家禎，祖寬關外兵亦北歸。未幾，上復以熊文燦代家禎，專撫賊。賊益狂逞，盤牙江北，南都震驚。七月擢可法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安慶、廬州、太平、池州四府，及河南之光州、光山、固始、羅田，湖廣之蘄州、廣濟、黃梅，江西之德化、湖口諸縣，提督軍務，設額兵萬人。賊已東陷和州、含山、定遠、六合，犯天長、盱眙，趨河南。可法奏免被災田租。冬，部將汪雲鳳敗賊潛山，京軍復連破老回回舒城、廬江，賊遁入山。時監軍僉事湯開遠善擊賊，可法東西馳禦，賊稍稍避其鋒。十一年夏，以平賊逾期，戴罪立功。

可法短小精悍，面黑，目爍爍有光。廉信，與下均勞苦。軍行，士不飽不先食，未授衣不先禦，以故得士死力。連敗賊英山、六合，順天王乞降。十二年夏，丁外艱去。服闋，起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。代硃大典總督漕運，巡撫鳳陽、淮安、揚州，劾罷督糧道三人，增設漕儲道一人，大浚南河，漕政大厘。拜南京兵部尚書，參贊機務。因武備久弛，奏行更新八事。

十七年四月朔，聞賊犯闕，誓師勤王。渡江抵浦口，聞北都既陷，縞衣發喪。會南都議立君，張慎言、呂大器、姜曰廣等曰：「福王由崧，神宗孫也，倫序當立，而有七不可：貪、淫、酗酒、不孝、虐下、不讀書、干預有司也。潞王常淓，神宗侄也，賢明當立。」移牒可法，可法亦以為然。鳳陽總督馬士英潛與阮大鋮計議，主立福王，咨可法，可法以七不可告之。而士英已與黃得功、劉良佐、劉澤清、高傑發兵送福王至儀真，於是可法等迎王。五月朔，王謁孝陵、奉先殿，出居內守備府。群臣入朝，王色赧欲避。可法曰：「王毋避，宜正受。」既朝，議戰守。可法曰：「王宜素服郊次，發師北征，示天下以必報仇之義。」王唯唯。明日再朝，出議監國事。張慎言曰：「國虛無人，可遂即大位。」可法曰：「太子存亡未卜，倘南來若何？」誠意伯劉孔昭曰：「今日既定，誰敢復更？」可法曰：「徐之。」乃退。又明日，王監國，廷推閣臣，眾舉可法、高弘圖、姜曰廣。孔昭攘臂欲並列，眾以本朝無勳臣入閣例，遏之。孔昭勃然曰：「即我不可，馬士英何不可？」乃並推士英。又議起廢，推鄭三俊、劉宗周、徐石麒。孔昭舉大鋮，可法曰：「先帝欽定逆案，毋復言。」越二日，拜可法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，與士英、弘圖並命。可法仍掌兵部事，士英仍督師鳳陽。乃定京營制，如北都故事，侍衛及錦衣衛諸軍，悉入伍操練。錦衣東西兩司房，及南北兩鎮撫司官，不備設，以杜告密，安人心。

當是時，士英旦夕冀入相。及命下，大怒，以可法七不可書奏之王。而擁兵入覲，拜表即行。可法遂請督師，出鎮淮、揚。十五日，王即位。明日，可法陛辭，加太子太

保，改兵部尚書、武英殿大學士。士英即以是日入直，議分江北為四鎮。東平伯劉澤清轄淮、海，駐淮北，經理山東一路。總兵官高傑轄徐、泗，駐泗水，經理開、歸一路。總兵官劉良佐轄鳳、壽，駐臨淮，經理陳、杞一路。靖南伯黃得功轄滁、和，駐廬州，經理光、固一路。可法啟行，即遣使訪大行帝后梓宮及太子二王所在，奉命祭告鳳、泗二陵。

可法去，士英、孔昭輩益無所憚。孔昭以慎言舉吳甡，嘩殿上，拔刀逐慎言。可法馳疏解，孔昭卒扼甡不用。可法祭二陵畢，上疏曰：「陛下踐阼初，祗謁孝陵，哭泣盡哀，道路感動。若躬謁二陵，親見泗、鳳蒿萊滿目，雞犬無聲，當益悲憤。願慎終如始，處深宮廣廈，則思東北諸陵魂魄之未安；享玉食大庖，則思東北諸陵麥飯之無展；膺圖受籙，則念先帝之集木馭朽，何以忽遘危亡；早朝晏罷，則念先帝之克儉克勤，何以卒隳大業。戰兢惕厲，無時怠荒，二祖列宗將默佑中興。若晏處東南，不思遠略，賢奸無辨，威斷不靈，老成投簪，豪傑裹足，祖宗怨恫，天命潛移，東南一隅未可保也。」王嘉答之。

得功、澤清、傑爭欲駐揚州。傑先至，大殺掠，屍橫野。城中恟懼，登陴守，傑攻之浹月。澤清亦大掠淮上。臨淮不納良佐軍，亦被攻。朝命可法往解，得功、良佐、澤清皆聽命。乃詣傑。傑素憚可法，可法來，傑夜掘坎十百，埋暴骸。旦日朝可法帳中，辭色俱變，汗浹背。可法坦懷待之，接偏裨以溫語，傑大喜過望。然傑亦自是易可法，用己甲士防衛，文檄必取視而後行。可法夷然為具疏，屯其眾於瓜洲，傑又大喜。傑去，揚州以安，可法乃開府揚州。

六月，大清兵擊敗賊李自成，自成棄京師西走。青州諸郡縣爭殺偽官，據城自保。可法請頒監國、登極二詔，慰山東、河北軍民心。開禮賢館，招四方才智，以監紀推官應廷吉領其事。八月出巡淮安，閱澤清士馬。返揚州，請餉為進取資。士英靳不發，可法疏趣之。因言：「邇者人才日耗，仕途日淆，由名心勝而實意不修，議論多而成功少。今事勢更非昔比，必專主討賊復仇。舍籌兵籌餉無議論，舍治兵治餉無人才。有摭拾浮談、巧營華要者，罰無赦！」王優詔答之。

初，可法虞傑跋扈，駐得功儀真防之。九月朔，得功、傑構兵，曲在傑。賴可法調劑，事得解。北都降賊諸臣南還，可法言：「諸臣原籍北土者，宜令赴吏、兵二部錄用，否則恐絕其南歸之心。」又言：「北都之變，凡屬臣子皆有罪。在北者應從死，豈在南者非人臣？即臣可法謬典南樞，臣士英叨任鳳督，未能悉東南甲疾趨北援，鎮臣澤清、

傑以兵力不支，折而南走。是首應重論者，臣等罪也。乃因聖明繼統，鈇鉞未加，恩榮疊被。而獨于在北諸臣毛舉而概繩之，豈散秩閑曹，責反重于南樞、鳳督哉。宜摘罪狀顯著者，重懲示儆。若偽命未汙，身被刑辱，可置勿問。其逃避北方、俳徊而後至者，許戴罪討賊，赴臣軍前酌用。」廷議並從之。

傑居揚州，桀驁甚。可法開誠佈公，導以君臣大義。傑大感悟，奉約束。十月，傑帥師北征。可法赴清江浦，遣官屯田開封，為經略中原計。諸鎮分汛地，自王家營而北至宿遷，最沖要，可法自任之，築壘緣河南岸。十一月四日，舟次鶴鎮，諜報我大清兵入宿遷。可法進至白洋河，令總兵官劉肇基往援。大清兵還攻邳州，肇基復援之，相持半月而解。

時自成既走陝西，猶未滅，可法請頒討賊詔書，言：

自三月以來，大仇在目，一矢未加。昔晉之東也，其君臣日圖中原，而僅保江左；宋之南也，其君臣盡力楚、蜀，而僅保臨安。蓋偏安者，恢復之退步，未有志在偏安，而遽能自立者也。大變之初，黔黎灑泣，紳士悲哀，猶有朝氣。今則兵驕餉絀，文恬武嬉，頓成暮氣矣。河上之防，百未經理，人心不肅，威令不行。復仇之師不聞及關、陝，討賊之詔不聞達燕、齊。君父之仇，置諸膜外。夫我即卑宮菲食，嘗膽臥薪，聚才智精神，枕戈待旦，合方州物力，破釜沉舟，尚虞無救。以臣觀廟堂謀畫，百執事經營，殊未盡然。夫將所以能克敵者，氣也；君所以能禦將者，志也。廟堂志不奮，則行間氣不鼓。夏少康不忘出竇之辱，漢光武不忘蒸薪之時。臣願陛下為少康、光武，不願左右在位，僅以晉元、宋高之說進也。

先皇帝死于賊，恭皇帝亦死于賊，此千古未有之痛也。在北諸臣，死節者無多；在南諸臣，討賊者復少。此千古未有之恥也。庶民之家，父兄被殺，尚思穴胸斷脰，得而甘心，況在朝廷，顧可漠置。臣願陛下速發討賊之詔，責臣與諸鎮悉簡精銳，直指秦關，懸上爵以待有功，假便宜而責成效，絲綸之布，痛切淋漓，庶海內忠臣義士，聞而感憤也。

國家遘此大變，陛下嗣登大寶，與先朝不同。諸臣但有罪之當誅，曾無功之足錄。今恩外加恩未已，武臣腰玉，名器濫觴。自後宜慎重，務以爵祿待有功，庶猛將武夫有所激厲。兵行最苦無糧，搜括既不可行，勸輸亦難為繼。請將不急之工程，可已之繁費，朝夕之燕衍，左右之進獻，一切報罷。即事關典禮，亦宜概從節省。蓋賊一日未滅，即

有深宮曲房，錦衣玉食，豈能安享！必刻刻在復仇雪恥，振舉朝之精神，萃萬方之物力，盡並於送將練兵一事，庶人心可鼓，天意可回。

可法每繕疏，迴圈諷誦，聲淚俱下，聞者無不感泣。

比大清兵已下邳、宿，可法飛章報。士英謂人曰：「渠欲敘防河將士功耳。」慢弗省。而諸鎮逡巡無進師意，且數相攻。明年，是為大清順治之二年，正月，餉缺，諸軍皆饑。頃之，河上告警。詔良佐、得功率師扼潁、壽，傑進兵歸、徐。傑至睢州，為許定國所殺。部下兵大亂，屠睢旁近二百里殆盡。變聞，可法流涕頓足歎曰：「中原不可為矣。」遂如徐州，以總兵李本身為提督，統傑兵。本身者，傑甥也。以胡茂順為督師中軍，李成棟為徐州總兵，諸將各分地，又立傑子元爵為世子，請恤於朝。軍乃定。傑軍既還，於是大樑以南皆不守。士英忌可法威名，加故中允衛胤文兵部右侍郎，總督興平軍，以奪可法權。胤文，傑同鄉也，陷賊南還，傑請為己監軍。傑死，胤文承士英旨，疏誚可法。士英喜，故有是命，駐揚州。二月，可法還揚州。未至，得功來襲興平軍，城中大懼。可法遣官講解。乃引去。

時大兵已取山東、河南北，逼淮南。四月朔，可法移軍駐泗州，護祖陵。將行，左良玉稱兵犯闕，召可法入援。渡江抵燕子磯，得功已敗良玉軍。可法乃趨天長，檄諸將救盱眙。俄報盱眙已降大清，泗州援將侯方岩全軍沒。可法一日夜奔還揚州。訛傳定國兵將至，殲高氏部曲。城中人悉斬關出，舟楫一空。可法檄各鎮兵，無一至者。二十日，大清兵大至，屯班竹園。明日，總兵李棲鳳、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，城中勢益單。諸文武分陴拒守。舊城西門險要，可法自守之。作書寄母妻，且曰：「死葬我高皇帝陵側。」越二日，大清兵薄城下，砲擊城西北隅，城遂破。可法自刎不殊，一參將擁可法出小東門，遂被執。可法大呼曰：「我史督師也。」遂殺之。揚州知府任民育，同知曲從直、王纘爵，江都知縣周志畏、羅伏龍，兩淮鹽運使楊振熙，監餉知縣吳道正，江都縣丞王志端，賞功副將汪思誠，幕客盧渭等皆死。

可法初以定策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，以太后至加少傅兼太子太傅，敘江北戰功加少師兼太子太師，擒劇盜程繼孔功加太傅，皆力辭，不允。後以宮殿成，加太師，力辭，乃允。可法為督師，行不張蓋，食不重味，夏不箑，冬不裘，寢不解衣。年四十餘，無子，其妻欲置妾。太息曰：「王事方殷，敢為兒女計乎！」歲除遣文牒，至夜半，倦索酒。庖人報殺肉已分給將士，無可佐者，乃取鹽鼓下之。可法素善飲，數鬥不亂，在軍中絕飲。是夕，進數十觥，思先帝，泫然淚下，憑幾臥。比明，將士集轅門外，門不啟，

左右遙語其故。知府民育曰：「相公此夕臥，不易得也。」命鼓人仍擊四鼓，戒左右毋驚相公。須臾，可法寤，聞鼓聲，大怒曰：「誰犯吾令！」將士述民育意，乃獲免。嘗子處鈴閣或舟中，有言宜警備者，曰：「命在天。」可法死，覓其遺骸。天暑，眾屍蒸變，不可辯識。逾年，家人舉袍笏招魂，葬于揚州郭外之梅花領。其後四方弄兵者，多假其名號以行，故時謂可法不死雲。

可法無子，遺命以副將史德威為之後。有弟可程，崇禎十六年進士。擢庶吉士。京師陷，降賊。賊敗，南歸，可法請置之理。王以可法故，令養母。可程遂居南京，後流寓宜興，閱四十年而卒。

附 任民育

任民育，字時澤，濟寧人。天啟中鄉舉，善騎射。真定巡撫徐標請於朝，用為贊畫，理屯事。真定失，南還。福王時，授亳州知州。以才擢揚州知府，可法倚之。城破，緋衣端坐堂上，遂見殺，闔家男婦盡赴井死。

從直，遼東人，與其子死東門。纘爵，鄞人，工部尚書佐孫。志畏，亦鄞人，進士，年少好氣，數遭傑將士窘辱，求解職。會伏龍至，可法命代之。伏龍，新喻人。故梓潼知縣，受代甫三日。振熙，臨海人。道正，余姚人。志端，孝豐人。思誠，字純一，貴池人。

渭，字渭生，長洲諸生，可法出鎮淮、揚，謂等伏閾上書，言：「秦檜在內，李綱居外，宋終北轅。」不納。居禮賢館久，可法才渭。渭方歲貢，當得官，不受職，而擬授昆山歸昭等二十餘人為通判、推官、知縣。甫二旬，城陷，渭監守鈔關，投於河。昭死西門，從死者十七人。

時同守城死者，又有遵義知府何剛、庶吉士吳爾壎。而揚州諸生殉養者，有高孝纘、王士琇、王纘、王績、王績等。又有武生戴之籓、醫者陳天拔、畫士陸愉、義兵張有德、市民馮應昌、舟子徐某，並自盡。他婦女死節者，不可勝紀。

何剛，字慤人，上海人。崇禎三年舉於鄉。見海內大亂，慨然有濟世之志。交天下豪俊，與東陽許都善，語之曰：「子所居天下精兵處，盍練一旅以待用。」都諾而去。

十七年正月，入都上書，言：「國家設制科，立資格，以約束天下豪傑。此所以弭亂，非所以戡亂也。今日救生民，匡君國，莫急於治兵。陛下誠簡強壯英敏之士，命知兵大臣教習之，講韜鈐，練筋骨，拓膽智，時召而試之。學成優其秩，寄以兵柄，必能建奇功。臣讀戚繼光書，繼光數言義烏、東陽兵可用。誠得召募數千，加之訓練，准繼光遺法，分佈河南郡縣，大寇可平。」因薦都及錢塘進士姚奇胤、桐城諸生周岐、陝西諸生劉湘客、絳州舉人韓霖。帝壯其言，即擢剛職方主事，募兵金華。而都作亂已前死，霖亦為賊用，剛不知，故並薦之。

剛出都，都城陷，馳還南京。先是，賊逼京師，剛友陳子龍、夏允彝將聯海舟達天津，備緩急，募卒二千人，至是令剛統之。子龍入為兵科，言防江莫如水師，更乞廣行召募，委剛訓練，從之。剛乃上疏言：「臣請陛下三年之內，宮室不必修，百官禮樂不必備。惟日救天下才，智者決策，廉者理財，勇者禦敵。爵賞無出此三者，則國富兵強，大敵可服。若以驕悍之將馭無制之兵，空言恢復，是卻行而求前也。優遊歲月，潤色偏安，錮豪傑于草間，迫梟雄為盜賊，是株守以待盡也。惟廟堂不以浮文取士，而以實績課人，則真才皆為國用，而議論亦省矣。分遣使者羅草澤英豪，得才多者受上賞，則梟傑皆畢命封疆，而盜魁亦少矣。東南人滿，徙之江北，或賜爵，或贖罪，則豪右皆盡力南畝，而軍餉亦充矣。」時不能用。

尋進本司員外郎，以其兵隸史可法。可法大喜得剛，剛亦自喜遇可法知已。士英惡之，出剛遵義知府。可法垂涕曰：「子去，吾誰仗？」剛亦泣，願死生無相背。逾月，揚州被圍，佐可法拒守。城破，投井死。

吳爾壎，崇德人。崇禎十六年進士，授庶吉士。賊敗南還，謁可法，請從軍贖罪，可法遂留參軍事。其父子屏方督學福建，爾壎斷一指畀故人祝淵曰：「君歸語我父母，悉出私財畀我餉軍。我他日不歸，以指葬可也。」從高傑北征至睢州，傑被難，爾壎流寓祥符。遇一婦人，自言福王妃。爾壎因守臣附疏以進，詔斥其妄言，逮之，可法為救免。後守揚州新城，投井死。

高弘圖

高弘圖，字研文，膠州人。萬曆三十八年進士。授中書舍人，擢御史。柧棱自持，不依麗人。天啟初，陳時政八患，請用鄒元標、趙南星。巡按陝西，題薦屬吏，趙南星糾之，弘圖不能無望，代還，移疾去。魏忠賢亟攻東林，其黨以弘圖嘗與南星有隙，召

起弘圖故官。入都，則楊漣、左光鬥、魏大中等已下詔獄，鍛煉嚴酷。弘圖果疏論南星，然言「國是已明，雷霆不宜頻擊」，「詔獄諸臣，生殺宜聽司敗法」，則頗謂忠賢過當者。疏中又引漢元帝乘船事，忠賢方導帝遊幸，不悅，矯旨切責之。後諫帝毋出蹕東郊，又極論前陝西巡撫喬應甲罪，又嘗語刺崔呈秀。呈秀、應甲皆忠賢黨，由是忠賢大怒，擬順天巡按不用。弘圖乞歸，遂令閑住。

莊烈帝即位，起故官。劾罪田詔、劉志選、梁夢環。擢太僕少卿，復移疾去。三年春，召拜左僉都御史，進左副都御史。五年遷工部右侍郎。方入署，總理戶、工二部中官張彝憲來會，弘圖恥之，不與共坐，七疏乞休。帝怒，遂削籍歸，家居十年不起。

十六年，召拜南京兵部右侍郎，就遷戶部尚書。明年三月，京師陷，福王立，改弘圖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。疏陳新政八事。一，宣義問。請聲逆賊之罪，鼓發忠義。一，勤聖學。請不俟釋服，日禦講筵。一，設記注。請召詞臣入侍，日記言動。一，睦親藩。請如先朝踐極故事，遣官齎璽書慰問。一，議廟祀。請權附列聖神主於奉先殿，仍於孝陵側望祀列聖山陵。一，嚴章奏。請禁奸宄小人藉端妄言，脫罪僥倖。一，收人心。請蠲江北、河南、山東田租，毋使賊徒藉口。一，擇詔使。請遣官招諭朝鮮，示牽制之勢。並褒納焉。

當是時，朝廷大議多出弘圖手。馬士英疏薦阮大鋮，弘圖不可。士英曰：「我自任之。」乃命大鋮假冠帶陛見。大鋮入見，曆陳冤狀，以弘圖不附東林引為證。弘圖則力言逆案不可翻，大鋮、士英並怒。一日，閣中語及故庶吉士張溥，士英曰：「我故人也，死，酹而哭之。」姜曰廣笑曰：「公哭東林者，亦東林耶？」士英曰：「我非畔東林者，東林拒我耳。」弘圖因縱臾之，士英意解。而劉宗周劾疏自外至，大鋮宣言曰廣實使之，於是士英怒不可止。而薦張捷、謝升之疏出，朝端益水火矣。內劄用戶部侍郎張有譽為尚書，弘圖封還，具奏力諫，卒以廷推簡用。中官議設東廠，弘圖爭不得。遂乞休，不許，加太子少師，改戶部尚書，文淵閣。尋以太后至，進太子太保。

其年十月，弘圖四疏乞休，乃許之。弘圖既謝政，無家可歸，流寓會稽。國破，逃野寺中，絕粒而卒。

姜曰廣

姜曰廣，字居之，新建人。萬曆末，舉進士，授庶吉士，進編修。天啟六年奉使朝

鮮，不攜中國一物往，不取朝鮮一錢歸，朝鮮人為立懷潔之碑。明年夏，魏忠賢黨以曰廣東林，削其藉。崇禎初，起右中充。九年，積官至吏部右侍郎。坐事左遷南京太常卿，遂引疾去。十五年，起詹事，掌南京翰林院。莊烈帝嘗言：「曰廣在講筵，言詞激切，朕知其人。」每優容之。

北都變聞，諸大臣議所立。曰廣、呂大器用周鑣、雷縯祚言，主立潞王，而諸帥奉福藩至江上。於是文武官並集內官宅，韓贊周令各署名籍。曰廣曰：「無　遽，請祭告奉先殿而後行。」明日至奉先殿，諸勳臣語侵史可法，曰廣呵之，於是群小鹹目攝曰廣。廷推閣臣，以曰廣異議不用，用史可法、高弘圖、馬士英。及再推詞臣，以王鐸、陳子壯、黃道周名上，而首曰廣。乃改曰廣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，與鐸並命。鐸未至，可法督師揚州，曰廣與弘圖協心輔政。而士英挾擁戴功，內結勳臣硃國弼、劉孔昭、趙之龍，外連諸鎮劉澤清、劉良佐等，謀擅朝權，深忌曰廣。

未幾，士英特薦起阮大鋮。曰廣力爭不得，遂乞休，言：

前見文武交競，既慚無術調和；近睹逆案忽翻，又愧不能寢弭。遂棄先帝十七年之定力，反陛下數日前之明詔。臣請以前事言之。臣觀先帝之善政雖多，而以堅持逆案為尤美；先帝之害政間有，而以頻出口宣為亂階。用閣臣內傳矣，用部臣勳臣內傳矣，用大將用言官內傳矣。而所得閣臣，則淫貪巧猾之周延儒也，逢君朘民奸險刻毒之溫體仁、楊嗣昌也，偷生從賊之魏藻德也；所得部臣，則陰邪貪狡之王永光、陳新甲；所得勳臣，則力阻南遷盡撤守禦狂稚之李國禎；所得大將，則納綑支離之王樸、。倪寵；所得言官，則貪橫無賴之史褷、陳啟新也。凡此皆力排眾議，簡目中旨，後效可睹。

今又不然。不必僉同，但求面對，立談取官。陰奪會推之柄，陽避中旨之名，決廉恥之大防，長便佞之惡習。此豈可訓哉！

臣待罪綸扉，苟好盡言，終蹈不測之禍。聊取充位，又來鮮恥之譏。願乞骸骨還鄉里。

得旨慰留，士英、大鋮等滋不悅。國弼、孔昭遂以誹謗先帝，誣衊忠臣李國禎為言，交章攻之。

劉澤清故附東林，擁立議起，亦主潞王。至是入朝，則力詆東林以自解免。且曰：

「中興所恃在政府。今用輔臣，宜令大帥僉議。」曰廣愕然。越數日，澤清疏劾呂大器、雷縯祚，而薦張捷、鄒之麟、張孫振、劉光鬥等。已，又請免故輔周延儒髒。曰廣曰：「是欲漸幹朝政也。」乃下部議，竟不許。

曰廣嘗與士英交詆王前。宗室硃統　　者，素無行，士英啖以官，使擊曰廣。澤清又假諸鎮疏攻劉宗周及曰廣，以三案舊事及迎立異議為言，請執下法司，正謀危君父之罪。頃之，統　　復劾曰廣五大罪，請並劉士楨、王重、楊廷麟、劉宗周、陳必謙、周鑣、雷縯祚置之理，必謙、鑣以是逮。曰廣既連遭誣衊，屢疏乞休，其年九月始得請。入辭，諸大臣在列。曰廣曰：「微臣觸忤權奸，自分萬死，上恩寬大，猶許歸田。臣歸後，願陛下以國事為重。」士英熟視曰廣，詈曰：「我權奸，汝且老而賊也。」既出，復於朝堂相詬詈而罷。

曰廣骨鯁，扼於儉邪，不竟其用，遂歸。其後左良玉部將金聲桓者，已降於我大清，既而反江西，迎曰廣以資號召。聲桓敗，曰廣投傑家池死。

附 周鑣

周鑣，字仲馭，金壇人。父秦峙，雲南布政使。鑣舉鄉試第一，崇禎元年成進士，授南京戶部主事，榷稅蕪湖。憂歸，服闋，授南京禮部主事。極論內臣言官二事，言：「張彝憲用而高弘圖、金鉉罷，王坤用而魏呈潤、趙東曦斥，鄧希詔用而曹文衡罷閑，王弘祖、李曰輔、熊開元罹罪。每讀邸報，半屬內侍溫綸。自今鍛煉臣子，委褻天言，祗徇中貴之心，臣不知何所極也。言官言出禍隨，黃道周諸臣薦賢不效，而惠世揚、劉宗周勿獲進；華允誠諸臣驅奸無濟，而陳于廷、姚希孟、鄭三俊皆蒙譴。每奉嚴諭，率皆直臣封章。自今播棄忠良，獎成宵小，祗快奸人之計，臣益不知何所極矣。」帝怒斥為民，鑣由是名聞天下。

初，鑣世父尚書應秋、叔父御史維持，以附魏忠賢並罷逆案，鑣恥之。通籍後，即交東林，矯矯樹名節。及被放，與宣城沈壽民讀書茅山，廷臣多論薦之。十五年起禮部主事，進郎中，為吏部尚書鄭三俊所倚。然為人好名，頗飾偽，給事中韓如愈疏論之，罷歸。

福王立于南京。馬士英既逐呂大器，以鑣及雷縯祚曾立潞王議，令硃統　　劾曰廣，因言鑣、縯祚等皆曰廣私黨，請悉置於理，遂令逮治。而士英劾鑣從弟鐘從逆，並及鑣。

鐘亦逮治。阮大鋮居金陵時，諸生顧杲等出《留都防亂公揭》討之，主之者鑣也，大鋮以故恨鑣。鑣獄急，屬御史陳丹衷求解于士英，為緝事者所獲，丹衷出為長沙知州。於是察處御史羅萬爵希大鋮指，上疏痛詆鑣。而光祿卿祁逢吉，鑣同邑人，見人輒詈鑣，遂得為戶部侍郎。亡何，左良玉稱兵檄討士英罪，言引用大鋮，構陷鑣、縯祚，鍛煉周內。士英、大鋮益怒。大鋮謂鑣實召良玉兵，王乃賜鑣、縯祚自盡，鐘棄市。

附 雷縯祚

雷縯祚，太湖人。崇禎三年舉於鄉。十三年夏，帝思破格用人，而考選止及進士，特命舉人貢生就試教職者，悉用為部寺司屬推官知縣，凡二百六十三人，號為庚辰特用。而縯祚得刑部主事。明年三月劾楊嗣昌六大罪可斬，鳳陽總督硃大典、安慶巡撫鄭二陽、河南巡撫高名衡、山東巡撫王公弼宜急易，帝不悅。十五年擢武德道兵備僉事。山東被兵，縯祚守德州，有詔獎勵。乃疏劾督師範志完縱兵淫掠，折除軍餉，構結大黨。帝心善其言，以淫掠事責兵部，而令縯祚再陳。志完者，首輔周延儒門生也，縯祚意有所忌，久不奏。

明年五月，延儒下廷議，寅祚乃奏言：「志完兩載僉事，驟陟督師，非有大黨，何以至是。大僚則尚書范景文等，詞林則諭德方拱乾等，言路則給事中硃徽、沈胤培、袁彭年等，皆其黨也。方德州被攻，不克去，掠臨清，又五日，志完始至。聞後部破景州，則大懼，欲避入德州城。漏三下，邀臣議。臣不聽，志完乃偕流寓詞臣拱乾見臣南城古廟。臣告以督師非入城官，薊州失事，由降丁內潰，志完不懌而去。若夫座主當朝，罔利曲庇，只手有燎原之勢，片語操生死之權，稱功頌德，遍于班聯。臣不忍見陛下以周、召待大臣，而大臣以嚴嵩、傅國觀自待也。臣外籓小吏，乙榜孤蹤，不言不敢，盡言不敢，感陛下虛懷俯納，故不避首輔延儒與舉國媚附時局，略進一言。至中樞主計請餉必饋常例，天下共知，他幹沒更無算。」

疏入，帝益心動。命議舊計臣李待問、傅淑訓，樞臣張國維及戶科荊永祚，兵科沈迅、張嘉言罪，而召縯祚陛見。越數日，抵京。又數日入封，召志完、拱乾質前疏中語，拱乾為志完辨，帝頷之。問縯祚稱功頌德者誰，對曰：「延儒招權納賄，如起廢、清獄、蠲租，皆自居為功。考選台諫，盡收門下。凡求總兵巡撫者，必先賄幕客董廷獻。」帝怒，逮廷獻，誅志完，而令縯祚還任。縯祚尋以憂去。

福王時，統　　劾曰廣，因及之，遂逮治。明年四月與鑣同賜自盡。故事，小臣無賜

自盡者。因良玉兵東下，故大鋮輩急殺之。

【贊】

贊曰：史可法憫國步多艱，忠義奮發，提兵江滸，以當南北之沖，四鎮棋布，聯絡聲援，力圖興復。然而天方降割，權臣掣肘於內，悍將跋扈於外，遂致兵頓餉竭，疆圉曰蹙，孤城不保，志決身殲，亦可悲矣！高弘圖、姜曰廣皆蘊忠謀，協心戮力，而扼于權奸，不安其位。蓋明祚傾移，固非區區一二人之所能挽也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